【第三册】

北仑往事

李道轩 主编

北仑新区时刊往事报道和怀旧散文集



宁波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仑往事

北仑新区时刊往事报道和怀旧散文集

第三册

李道轩　主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第三册目录

（怀旧散文）

711 忆　缸 …… 屠明华
713 张网渔民 …… 黄　海
716 岁月深处棕榈香 …… 陈贺燕
719 逐渐冷落的农村搬嫁妆 …… 吴志庆
721 农村婚宴的变迁 …… 吴志庆
724 过年搡块搡年糕 …… 张仿治
727 听取蛙声一片 …… 山　峰
730 忆大榭渡 …… 胡善红
733 兑糖老汉 …… 山　峰
736 梦回“青河” …… 乐胜龙
740 为乡亲们写家信 …… 林和康
743 乡村小店 …… 叶向阳
746 “铁牛”进村 …… 孙兆钧
749 钟表世家 …… 郑孟杰
753 柴桥的馄饨 …… 叶向阳
756 烧石灰 …… 吴志庆
759 最后的帆影 …… 张贤益
761 草　鞋 …… 乐炳成
763 挖“青衣” …… 林和康
765 穿着“胎鞋”造海塘 …… 叶向阳
769 稻香无馁 …… 月　琴
772 瓜棚记忆 …… 石志藏
774 话说“簟匠” …… 张仿治

777 捡夜泥螺 …… 吉 成
780 水车与车水 …… 荆翼宪
783 蛙鸣阵阵兆丰年 …… 郑雪雅
785 赤日炎炎忆“双夏” …… 林和康
789 田头吃糖糕 …… 山 峰
792 冰厂往事 …… 石志藏
795 “撩”海蜇 …… 李品祥
798 难忘柴桥“玉财馄饨” …… 吉 成
801 岳父的火柜头 …… 金锡逊
803 晒 盐 …… 丁 琳
805 芦江鱼箔 …… 海 川
808 北仑的碶 …… 石志藏
811 柴桥“十三行” …… 吉 成
813 冬日烧酒 …… 黄 海
815 种涂田 …… 李品祥
818 价廉物美光饼汤 …… 吉 成
821 做大塘 …… 李品祥 丁 琳
824 大榭萝卜干 …… 李品祥
826 山 粉 …… 荆翼宪
828 茶叶初制所 …… 李建树
831 盐 粽 …… 黄梦燕
833 “夯歌”难忘 …… 乐炳成 胡纪庸
837 麻 糍 …… 明 华
839 扳田螺 …… 周太福
843 幸福的灶间 …… 山 峰
846 大榭的道头 …… 李品祥 胡高莹
849 出 厨 …… 吴志庆
851 听阿雪先生唱走书 …… 李建树
855 做 塘 …… 缪松华
858 炒毛麸 …… 吉 成
860 摇 篮 …… 张仿治

862 苋菜股与腌茄糊 …… 黄梦燕
864 豆黄末 …… 吉 成
866 倒笃笋 …… 荆翼宪
868 夏日吃夜饭 …… 叶予之
871 珍贵的毛鳃鱼胶 …… 吉 成
874 难忘缴学费 …… 明 华
876 芦 稷 …… 李品祥
878 电器修理笔记 …… 叶向阳
883 钓白蟹 …… 李品祥 钟益红
885 乡村“会餐” …… 石志藏
888 逝去的行当 …… 郑雪雅
890 北仑的海鲜 …… 孙兆钧
893 发 送 …… 周太福
896 下泥涂弄潮 …… 陈定荣
900 积 肥 …… 李品祥
903 做双缸酱 …… 荆翼宪
905 尿煮蛋 …… 屠明华
908 难忘教师“三大件” …… 石英才
912 家箜篌和夜壶箱 …… 叶予之
914 搭乘“铁牛”回家去 …… 叶向阳
918 合作医疗站 …… 山 峰
921 筛鲞箬 …… 海 川
924 乡村纪事 …… 白 枫
928 乡村货郎 …… 草 开
931 种棉花 …… 李品祥
934 好日往事 …… 书 余
936 大肠萝卜羹 …… 吴志庆
939 被遗忘的氨水 …… 李品祥
941 红皮白肉 …… 李品祥
943 背稻草 …… 叶向阳
947 修钢笔 …… 方成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49 祭灶习俗 …… 周太福
951 树上的“蔬菜” …… 吉 成
953 感受粒粒皆辛苦 …… 乐胜龙
956 碶闸岁月 …… 谢良宏
959 立夏食俗 …… 寒 石
962 箬 壳 …… 许言午
964 炊烟袅袅 …… 荆翼宪
967 小岛之恋 …… 海 川
970 松花粉 …… 吴志庆
973 曾经的床上三小件 …… 张仿治
976 麦 糕 …… 吉 成
979 打镶器 …… 方颖谊
981 摸蛳螺 …… 郑雪雅
983 枪笆 竹笆 槿树笆 …… 周太福
985 夏夜乡风 …… 山 峰
989 生产队里的代售户 …… 乐胜龙
991 属 漏 …… 周太福
993 记忆中的郭巨老街 …… 吴志庆
997 弄自留地 …… 乐胜龙
999 民办教师 …… 李品祥
1002 汤 果 …… 周太福
1004 晾 竿 …… 张仿治
1006 拔早秧 …… 屠明华
1008 秋天里,去“撮失” …… 许言午
1010 木 桶 …… 贺小康
1012 那年那月的那种味道 …… 胡 虹
1015 难忘“三同” …… 严年丰
1017 垫底菜 …… 叶予之
1018 岁月深处的故乡符号 …… 石志藏
1021 芋艿蘑瘪 …… 吉 成
1023 “万斤坑”与土杂肥 …… 乐胜龙

1025 开荒种柑橘…… 乐俊玉
1028 的确良衬衫…… 张小红
1030 扳稻穗…… 周太福
1033 种萝卜…… 李品祥
1036 爱吃鱼头的父亲…… 屠明华
1038 年糕店…… 严年丰
1041 “饭吃过勿？”…… 张仿治
1044 砻谷舂米…… 周太福
1046 年终分配…… 黄梦燕
1048 火缸里的美食…… 吴志庆
1052 祭灶果…… 陈旭东
1054 柴桥老街的老字号招牌…… 孙兆钧
1057 挖河泥…… 吉　成
1060 什锦菜…… 明　华
1062 “青浪”…… 白　枫
1064 番薯索…… 周太福
1066 大碶的老街老店老作坊 …… 屠明华　陈善德
1068 管秧田…… 邵永祥

忆　缸

□屠明华

老家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缸，迁居时送了也无人接受，只得白白地丢掉了，可惜得啧啧叹气。要知道过去农村的生活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缸的，如果不怕道古会下雨，就来讲讲缸的大道。

吃饭的米缸是首要的，旧时用石碾子或木砻碾米，砻一次起码得有一二百斤的谷，就是后来用轧米机轧谷，挑去的也总是一担，促使每户有一只很大的米缸。可到青黄不接时，偌大的米缸就会空洞洞的底朝了天，虽然每年的年三十夜总要焚香燃烛的供祭米缸神，祈祷着明年米缸能够日日满，却还是摆脱不了“脚娘肚当米缸”的困境。

水缸也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过去大户人家的天井里放着一排的七石缸，可以一年四季地吃天落水。普通的庄户人家多为一户一缸，男当家的把水从吃水河头挑来蓄在水缸里供家里用。俗话说：“夫勤水缸满，妻勤无破衣。”如果谁家的老婆翘着屁股舀着缸底水，她的老公肯定是个不会“把家”的懒虫。“水挈瓶，米籴升”过日子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籴米无钱，河里的水总是免费的嘛！

可与米缸和水缸相提并论的是粪缸。没有粪便臭，哪来米饭香，这可是上好的肥料哪！与米缸、水缸恰恰相反，勤劳人家的粪缸是浅的，如果粪缸里的粪便满得溢出来了，田作头货还能稻绿菜嫩吗？

过去农户的子弟讨老婆相亲，精明的女方首先要暗暗察看一下这三只与命运交关的缸是否“两满一浅”，如果“两浅一满”的话，媒人的话头再好，后生生得再噱头，这门亲事恐怕也会“泡汤”。

农家的火缸也起着不可小看的作用。“草灰一把拥，萝卜像汤盅”，火缸中的草（柴）灰是农作物最好的钾肥。利用火缸煨饭炖粥，既省工夫又省柴



草；如果在黄豆中放入肉骨头煨过夜，其味道之美是当今高压锅的功能所远不能及的；火缸中煨出的年糕或番薯焦朴朴、喷喷香，味道可谓好极了。梅雨季节，火缸还能代替太阳烘干尿布或湿衣；寒冬腊月，热烘烘的火缸使清冷的农家增添了洋洋的暖气。

“一日勿吃咸菜汤，脚骨有点酸汪汪。”咸菜是阿拉宁波人的长下饭，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咸菜缸腌着四季不断的雪里蕻或白菜咸齑。燥蒸咸齑、生咸齑、咸齑汤，或是冬笋烤咸菜、咸菜炒肉丝、咸菜黄鱼、咸菜炖豆腐等等，咸菜烧出了多样的美味菜肴而成了宁波的特产和宁波人的“压饭榔头”。

还有一种用小型的缸改制的灶，称缸灶。缸灶多为“光棍”之类的独身贫困户所用，以致形成了“外面充头脑，屋里烧缸灶”的谚言。

还有老酒缸、点心缸、太平缸等等多种多样的缸，多讲就乏味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缸现在反而成了累赘而被淘汰。大家口袋里有钱，粮店里多的是米，用一只小桶盛米就足够了，谁还会在装饰时尚的厨房里放一只不伦不类的米缸呢？阀门一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水缸还有啥用？新农村的农家也用上了抽水马桶，种田用化肥，臭兮兮的粪缸也只得宣告“下岗”了。

（2008 年 1 月 21 日 4 版）

张网渔民

□黄海

郭巨海鲜已成为宁波餐饮业的一大招牌。

其实郭巨本地人并不把海鲜叫作海鲜，而叫张网货。张网货就是用网捕捞来的鱼虾蟹。下厨之前，这些鱼虾蟹一律都是活蹦乱跳的。正宗张网货，可以弃味精不用，单用水煮开，便味道鲜美。套用苏东坡的话说："日剥虾蟹三百枚，不辞长做郭巨人。"

关于郭巨海鲜驰誉宁波城，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从前有个渔夫，在海里捕了鱼拿到城里贩卖，城里人买回家一煮，呀，味道特别鲜美，纷纷抢购。渔夫遂在城里开了个专做海鲜的小酒家。甫开业，食客便纷至沓来，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呀。聪明人见状，也效其招牌，开起了类似酒家。这个招牌便是郭巨海鲜。时至今日，郭巨海鲜在宁波城早已遍地开花，而真伪莫辨了。

说到郭巨海鲜，不得不说一下郭巨。800 年前，宋室南渡，郭巨始名。最初，郭巨只是个驿站，供来往官兵休憩换乘，名郭巨驿。至明太祖，朱元璋派信国公汤和筑郭巨城，穿山半岛最东端的陆地尽名郭巨。从地图上看，郭巨也是中国华东大陆的最东端，依山傍海，土产番薯，特产海鲜。郭巨大番薯与郭巨活海鲜，同样盛极一时，各甲一方。

郭巨沿海是一片连绵十几公里的狭长海岸线，几个自然村错落其间，依次是双岙、盛岙、洋涨岙、司城岙，均依山傍海，风景豪迈。村落里世代聚居的大都是以张网为生的渔人，他们驰骋于洋涨到双岙间的山林里，纵横在桃花洋至门口洋的海域上。驶一叶扁舟，挟一面渔网，呼啸而去，成为一群驾涛赶浪的张网渔民。

何谓张网？就是在大海中立下几根木桩，当中拉起渔网，等潮水来了，潮

流会把外洋的鱼群赶到内洋，越过渔网时被网卡住的那些鱼虾，就成为了张网货。

因此，张网要候潮水。张网渔民们要赶在潮水涨平时把网收起。只要潮水一来，他们就必须如同行军打仗的士兵，抛开生死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潮水不仅是轰轰的战鼓，更是他们衣食的源头。

张网渔民们的生涯，也实在和潮汛一样，当中有风高浪急，有险滩恶礁，总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唐人诗句里说："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又说："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卖炭和编织的活虽苦，但想来还不至于有生命之忧。而张网渔民们，则是把身家性命包成个包，全扔在了小舟上，但凭大海做主，来赌自己的生死。有时一个浪头，就能掀翻一只舟楫，吞没一条好汉。但为了乞口饭食，数百年来，张网渔民们仍前赴后继地拼命着。

一顶网（即一张渔网）有几百斤重，再加上网内鱼虾，总重量有数百斤。因此张网渔民个个肌肉结实，气力遒劲。如此两臂膀没拔山蹈海的力气，又怎么拉得动东海龙宫里的大群虾兵蟹将？把网内货色倒下船舱后，还得把这些货色分类。因为品种很多，除了常见的鱼虾蟹，还有虾蟆、狗鳗、虾蒲蛋、玉鳎等等，一只只都活蹦乱跳。这些工作就由同在船上的渔民们的妻子来完成了。

张网渔民间流传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个张网渔民出海，一连几天都没有斩获，第三天出海，拉起渔网一瞧，网内没其他，只有一个骷髅头，这个渔民自然惊骇异常，当即做了番口头祭拜，把头颅收好驾船返回。上岸后找块干净地方，点香烛、烧纸钱，恭恭敬敬地让那亡魂入土为安，不再任其在茫茫大海间漂流。说也奇怪，打那以后，这张网渔民每逢出海，必满载而归。众人都赞叹说是行善积德所致的福报。

除了信奉行善积德，渔民们还信奉东海龙王。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虾兵蟹将们说到底都是龙王的子子孙孙，怕捕捞多了，引龙王发怒，因此每逢大事，必祭拜龙王，求龙王保佑鱼虾满舱，船行太平。这其中又有个传说，一个张网渔民出海打鱼，拉网上来时感觉非常沉，沉到快把船也倾翻了，好容易拉上来，一瞧，那家伙，居然是只大海龟，比那八仙桌面还大上一倍。渔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甚是喜悦，却见那海龟眼里噙泪，神色里分明有哀求之意。渔民于心不忍，再瞧它背上甲纹，该有数百年的寿龄了，说不定是只通灵之物，捉去卖钱不大合适，想了想，就把它放了。第二天出海，他连收几网，每一网都鱼虾满满，渔民非常高兴，忽见不远处有只大海龟缓缓浮上水面朝他抬首凝望。渔民这才明白，原来是昨日那只海龟来报恩了，把鱼虾通通赶进了他网里。

时至今日，昔年叱咤风云的张网渔民们已逐渐老去，力能搬凳，却已不能扛鼎。渔民们的后代或外出求学，或外出工作，难以继承父辈祖业。这也是好事，毕竟单枪匹马出海捕鱼的生涯是艰辛的，其中充满苦难与死亡，泪水与离别。几百年张网历史上，千万里苍茫大海间，不知埋葬过多少生猛的好汉。

数年后，当张网货成为绝响，一个驾涛赶海的时代也就该结束了。

（2008 年 2 月 25 日 4 版）

岁月深处棕榈香

□陈贺燕

我生活着的周边，很少见到叶柄紧绕主干而叶子如手掌般摊开着的棕树。我并不知晓我们这边的土壤是否适合它的种植和生长。稍大一些时，隐约听大人们说起，棕树被种植在一般人家的院落里并不合适，似与桃和梨相犯对。偶尔在某一处看到也只是盆栽的，且也只是远观之。

于是，当棕榈在於梨华笔下的树干上留下它沧桑的痕迹，在谢宗玉的记忆里泰然、坚忍时，也并未给我刻上多深的烙印。我只对其紧绕主干的叶柄有亲近感。英雄自不必问其出处。所以我也不必说那一片片棕毛是如何从紧裹的叶柄上剥离的。当然，那些把华盖般棕叶当作蒲扇的事也成了别人家小孩子的事（虽然至今我都有想偷偷摘一扇来使用的念想）。我想我对棕榈的亲近之感不只是我单个的感觉，那是我们全家人的感觉。

那时，父母已把全家的生存状态依附于那一片片的棕榈上。

那些自成网状的棕榈，左右两边并不毛糙，甚至有点像行将散开的织衣边缘部分，经熨斗上下一溜烟熨烫后呈现出的那种光光韧韧的样子。上边部分坚硬如壳，可以想象它被人从树体上剥离时那种高昂头颅的模样。下边部分棕丝的网状蔓延成纤细如发的流苏状，看起来显得并不紧绷，那些丝丝缕缕就那么散漫地拖拉在那儿。

我们也就十来岁。网状的棕榈到我们手里时，往往是一头整整齐齐另一头长短不一的丝状模样。把网状的改造成丝状的事，基本上是父亲一手包揽成型的。作为我们家里的支柱，父亲动用他男子汉强有力的臂膀把一片片棕榈束成捆，然后成捆地浸泡在河里使其柔软和松散一些，再用杵子锤打，把一片片上边坚硬无边难以软化的部分扯掉。然后用力地向两边拉扯一下，富有弹性的网状的棕榈，顺着丝生长的方向左右交替地被抽了出来。

古人“错综如织，剥取缕解”一说，指的就是这个。那样的时刻，棕色的尘粒在屋内飞扬，吸附在我们的耳鼻。我的童年由此有了一点色彩，尽管颜色不是那么鲜艳，但相比于整个童年时代单调的生活，我读到了它给予我们的美丽。物质的，更有精神的。

“先摇一个时辰，再抓紧时间做作业呵！”父亲一边用绳子把已缚成一小捆的成丝的棕榈，用塑料在其外面包扎好，然后在长凳上固定好，一边对我和姐姐说。我和姐姐各自搬了把椅子在长凳前等候。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我们得左右手互动。左手的拇指与食指，夹着粗细不一的棕丝，不停地搓着。顷刻间，就可以看到棕丝已揉合成绵长的单线。这时，由右手紧握的一只家什（父亲用竹条自制而成）通过中轴把绵长而均匀的棕丝翻卷、重叠其上。绵长的单线，看起来多像一成不变的日子啊！然而这一过程，满载着我们的苦辣酸甜，犹如这貌似一成不变的日子，实际上它正悠然地躲在一处不动声色地打造着我们每个人的面目。

重复的搓抽动作，使得稚嫩的拇指与食指隐隐地起红，严重时会有血在其间的某一处冒出来。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全家就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边摇棕绳边催促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父亲整理着棕丝，稍作考虑就会给我们开讲水浒一百单八将，今天讲及时雨宋江，明天就来个豹子头林冲，后天再来一个什么景阳冈武松打虎。这时我们竟也忘了已起红的手指，及突突地在其上面跳动的神经。如果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在一家“光荣楼”里做年糕，回家时他就带上一二团年糕，再买几包豆酥糖做馅子，嵌在年糕团里，味道真是好极了。这长长的日子，承载着我们暖暖的记忆。幸福深处，这边是笑容，那边是阳光。

接下来，我们就得把两股单线摇成棕绳，这活需在门外的过道里进行。从这头到那头，两只手举得恰到好处，转动那家什，手臂那个酸呀。母亲老是分派我做这个，我在嘟哝声中出来，抢得家中唯一的电器（收音机）放于窗台上，把音量旋至最大，听王刚《夜幕下的哈尔滨》。地上长长的八条棕绳完成了，我就往里喊一声：“妈，可以来收啦！”母亲把它们挽成一卷。

家里的一卷一卷棕绳，给了棕绷师傅，换回几十元或者更多一些的钱。缴学费，买生活必需品，偶尔给我们扯块布料做条裙子，母亲把我们这个家

操持得井井有条。

跟女儿说起自己的儿时岁月，她总是将信将疑。把生存状态依附于那一片片的棕榈上，更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跟父亲低语时我偷听到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棕榈，我们该怎么办啊？"是啊，那会儿我们会是怎样的呢？这让我一想起儿时，心里仿佛就一下子集结了棕榈香的味儿。

这别具一格的香味，飘来荡去，父母闻到了，我也闻到了。

唯独我的女儿，她说，没有闻到。

（2008年12月19日4版）

逐渐冷落的农村搬嫁妆

□吴志庆

时下农村婚礼中逐渐冷落的搬嫁妆，在改革开放初期到本世纪初是一种有趣的民俗呢。

1981年，三姐出嫁搬嫁妆，我记忆犹新。

丹桂飘香的季节，午宴刚刚收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三姐夫挑着一担装着“望娘盘”的簟箩来了。簟箩的一头装的是小馒头，一头装的是绑着红绳、羽毛上涂着红粉的一对活鹅，翻过来的篓盖摆着两条粘着红喜字新鲜的大鲶鱼，一刀七八斤重的条肉，一对草纸裹的干果包。

三姐夫后面跟着十七八个穿着黑、蓝、灰色中山装或草绿色仿军装的年轻人，都是新郎的表、堂兄弟及朋友。他们有的推着从生产队借来的手拉车，有的用稻桶杠抬着摇篮，有的挑着空篓，有的干脆拿根套有绳索的扁担……

吃过点心饭，搬嫁妆的队伍开始吆喝着出发，摇篮里整整齐齐叠着十条被子，钢丝床上放着梳头箱、三五牌台钟、红灯牌收音机、枕头等，手拉车里装的是沙橱、被柜、皮箱、樟木箱、开门箱、海狮牌自行车、西湖牌缝纫机、钢折椅等。簟箩里装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有放缝衣针线之类的藤盘、暖水瓶、锡瓶壶、煤油灯、脸盆、祭台等。不少嫁妆上系着红绳子，盆、桶、箱里撒着染成红色的棉花籽。

按农村婚俗习惯，作为小舅子要挑夜桶箱和一套脚桶，脚桶里装满新娘送给长辈的各码的松紧鞋。

搬嫁妆的队伍行到半途，大家不约而同地歇下来，从被子里、柜子里、锡瓶壶里翻出新娘家里早已藏在那里给他们吃的糖果、爆米花、炒黄豆、熟花生等。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程，终于到了姐夫家。吃完晚饭，我喜滋滋地拿着

2元钱的红包和一包上游香烟，忘了脚底起泡的疼痛，一溜烟地跑回家。一路上还琢磨着过两天到新华书店买几本连环画呢。

上世纪90年代是农村婚礼搬嫁妆的鼎盛期。我第二次参加搬嫁妆是在1993年冬。我一个家住白峰的战友结婚，受邀去帮他搬嫁妆，同行的小伙子们坐着两辆大卡车去新娘家。嫁妆非常丰富，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录像机外，还有一套当时流行的新式家具，甚至还有火柜等。日常生活用品类里也增加了吸尘器、电吹风、电风扇等小家电以及厨具。嫁妆满满当当地装了两卡车。

历史的步伐进入新世纪后，搬嫁妆逐渐冷下来。当地新人在婚房装修时就把当嫁妆的家具、电器等配置好，床上用品、小家电等也被新郎新娘利用节假日早早采购进了婚房。另外，娶外地新娘、嫁外地新郎的渐渐多了起来，异地婚姻大多不遵从宁波当地的搬嫁妆习俗……

如今，搬嫁妆被冷落，这也见证了农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回忆这30年前后的搬嫁妆片断，不由使人更加珍惜当今幸福生活。

（2008年12月29日4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